

安徽省正積極推進全省漁民上岸安居工程，除了對上岸漁民提供補貼之外，還為漁民提供了商品房、安置房、統建房、廉租房等多項安居選擇。與此同時，進一步落實漁民十分關心的戶籍、子女上學、醫保、低保、養老、生活困難救助等民生政策。截至6月30日，安徽省22,058戶以船為家漁民上岸安居工程任務中，已開工或安置7,847戶，安置率為35.57%。安慶、宿州、池州、合肥、蚌埠、淮南、銅陵等地漁民安置率均過半。但是，上岸漁民卻又面臨着生計難題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玲傑、趙臣，實習記者 胡心玥 安徽報道

遷居開支增 改行求職難 愛生計

上岸漁民住新房

安徽省蕪湖市長江與長江匯合處，孕育着大批以船為家的漁民。2014年農曆二月初八，是蕪湖三山區39歲漁民王友龍一輩子都難忘的日子。這一天，他結束了自己39年「水上漂」的生活，帶着母親、妻子和兩個女兒住進了岸上的新房。94平方米的三室一廳，售價為17萬多元。蕪湖市政府回收了王友龍的住家船，加上國家和安徽省的漁民上岸補貼，王友龍又交兩萬多元，買下了這套房子。在蕪湖1,136戶以船為家的漁民中，現在已有389戶漁民像王友龍一樣上岸安居。

終於睡上安穩覺

寬敞明亮的三室一廳被王友龍的妻子打掃得一塵不染。兩個女兒的房間裝上了粉色的窗簾，貼上了溫馨的壁紙。「都是我女兒自己挑的，我選不好。」皮膚黝黑的王友龍憨厚地笑着。在岸上住了幾個月，王友龍一家慢慢適應了新生活。「現在兩個女兒都不願再到船上去，喊她們去都不去。」

「哪個願意在水上漂着啊！」王友龍說，長這麼大，上了岸才算真正睡上安穩覺。「颶風下雨天，船上的棚頂都被掀翻了，被子全都濕透了。」王友龍七十多歲的母親給記者說。王友龍回憶，小時候有一次跟着父親出船打魚，正趕上暴雨天，整條船被吹得東倒西歪，鍋碗瓢盆碎了一地，漁船劇烈的晃動讓他暈眩不已，幾天下來，吃不下、睡不着。「晚上睡覺的時候，風大了就提心吊膽的。」王友龍說，到了岸上，自己才第一次體驗到一覺睡到天光的感覺。

捕魚收入年年跌

現在，王友龍每天騎20分鐘左右電動車，往返於家和自己的漁船停靠點之間，每天給船上漆，修補漁網，做好捕魚期到來的準備工作。住進新房，結束了全家多年漂泊的生活。但作為全家支柱，擺在王友龍面前的是更大的難題。

「以前的積蓄都花在了住家船上，而住家船的政府回收款亦全用在買房上，新房裝修花的6萬多元還是向親戚朋友借的。」王友龍告訴記者，雖然政府對漁民上岸安居的補貼力度很大，但對漁民來說，上岸安居很多人還是背上了不少



■王友龍一家上岸安居，母親在岸上安享晚年。記者張玲傑攝

的債務。同時，遷居岸上的開支也越來越大。當被問及未來的打算時，王友龍顯得有些茫然：「眼看着捕魚收入一年不如一年，可漁民都沒什麼文化，除了捕魚別的也不會，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？」

安徽省蕪湖漁業局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，目前的漁業資源已滿足不了現有漁民的生活需求，大部分漁民都靠國家的柴油補貼度日。國家漁船燃油補貼政策，是根據漁船動力的大小，普通漁船一年能拿到近萬元的補貼，一些動力較大的漁船每年則可領到數萬元的補貼。

重新就業難度大

如今，王友龍已上岸定居半年多。他告訴記者，聽說有的漁民到當地港口幫忙運貨，一個月能掙三四千元，是繼續捕魚還是轉做他業，王友龍仍在猶豫不決。據了解，目前內地漁民受教育程度較低，使得他們難以學習新的技術，重新就業十分困難。

巢湖漁民莊德梅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，她兒子今年已經三十多歲，由於從小跟着家裡捕魚，也沒讀過書，現在捕魚不景氣，家裡托熟人介紹才幫兒子找了份運沙石的工作。「我兒子也不會開車，就是靠體力掙點辛苦錢。」莊德梅告訴記者，年輕人還可以外出打工，但自己和老伴已近60歲，只能靠捕魚維持生計。此外，巢湖漁民王大姐向記者透露，漁民普遍很難找工作，女性漁民找工作難度更大。王大姐曾去過鎮上的幾家工廠應聘，均未被錄用。



■部分巢湖漁民仍選擇以捕魚為生。本報安徽傳真



■漁民的住家船。記者張玲傑攝

沒文化寸步難 盼子女受教育

內地漁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，其中文盲半文盲佔比較大，在記者採訪的漁民中，五十歲以上的漁民幾乎都未念過書，三十歲左右的漁民則多為小學或初中文化。

老漁民無讀書意識

今年57歲的巢湖漁民莊德梅表示，她這一代漁民中，上過學的很少。「我們不識字，一輩子也不過來了，當時家裡窮，也沒錢給孩子念書。」莊德梅的父母都是漁民，從小給她灌輸的思想也是如此。在他們看來，捕魚技術才是漁民最重要的生活技能，讀書識字幾無用處。受父母的影響，莊德梅的四個子女也沿襲了她的生活經歷，從小幫着家裡幹活，十幾歲就學着捕魚，莊德梅也從未有過讓子女讀書的想法。

漂流不定易輟學

王友龍只接受過小學文化教育，而且是斷斷續續才讀完。當年王友龍到了上學的年紀，父母將他送到了離船停靠點最近的學校，但漁民的居住點會隨着漁期的變化而遷徙，隨着王友龍一家的漁船離學校越來越遠，王友龍不得不換到其他學校繼續上學。幾經更換學校後，家裡覺得折騰，王友龍在上了4年小學後就休學回家學着捕魚。王友龍告訴記者，當時他是整個漁隊裡第一個念書的孩子，王友龍的3個姐姐和一個哥哥，都從未念過書。

「現在的社會，沒有文化寸步難行。」王友龍感慨道，隨着捕魚收入越來越低，王友龍對自己當初沒堅持讀書後悔不已。沒有文化，沒有其他技能，

像王友龍一樣想要改變現在生活的漁民顯得有些無力。

也許是吃了沒文化的虧，也許是受到現代社會對教育重視感染，年輕一代的漁民對子女的教育則十分重視。採訪中，安徽省五河縣漁民周永告訴記者，他的兒子今年讀高中，從小學開始，他就將兒子送到縣裡最好的學校讀書，當時為了方便兒子讀書，他在兒子就讀的學校附近租房住。一年下來，包括房租和兒子的學費加起來要一萬多元，這對於周永一家來說並不是小數字，但周永覺得十分值得。五河縣相關負責人也告訴記者，該縣有很多漁民都像周永一樣，將子女送到縣裡或市裡更好的學校讀書，其實鄉里也有學校，但是漁民們都看不上。他們都希望子女能接受最好的教育，將來不再當漁民。



■莊德梅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，漁民找工作很難。實習記者胡心玥攝



■漁民在晾曬漁網。本報安徽傳真



■蕪湖為上岸漁民提供的安置新房。記者張玲傑攝



■蕪湖市銷毀漁民上岸後的水泥船。本報安徽傳真

多患職業病 競爭優勢低

因長期作息無規律、日常營養攝入不足等因素，導致漁民的身體素質較岸上居民普遍偏低，同時漁民長期在陰冷潮濕的水面上生活，血吸蟲病、風濕病等病患也成為漁民健康的一大隱患。據統計，漁民患血吸蟲病和風濕病的比例均超過50%，這類病患使漁民存在不同程度的食慾不振、肝脾腫大等症狀。對於上岸安居後的漁民來說，較差的身體素質不僅增加了漁民的醫療成本，更使得他們在現代社會的競爭中處於劣勢。

記者在安徽多地採訪漁民的過程中發現，幾乎所有漁民都患有風濕病，並伴有不同程度的關節腫大現象。「住在船上幾十年，水上濕氣那麼重，得風濕是

很正常的。」巢湖漁民劉大媽還告訴記者，一年四季捕魚，漁民的手幾乎天天泡在水裡，尤其是冬天捕魚期間，手被凍得無知覺是常有的事。劉大媽的手指、膝蓋等地方的關節一到陰雨天就鑽心地疼。「去醫院瞧了，治不好。」劉大媽告訴記者，她的丈夫和子女都有不同程度的風濕病，自己的病情最為嚴重，陰雨天基本上不能幹活。

血吸蟲病難防難治

「我們漳河的漁民幾乎都有血吸蟲病，我大媽媽和堂姑就是得了血吸蟲病後去世的。」王友龍告訴記者。雖然蕪湖三山區每年都組織漁民進行健康體

檢，幫助漁民預防和治療血吸蟲病，但對於長期工作和生活在水面上的漁民來說，血吸蟲病防不勝防。據了解，血吸蟲十分微小，肉眼無法看到，在一些有釘螺分佈的水域中，人只要接觸水面，就很容易感染。

同時，血吸蟲病屬於慢性寄生蟲病，感染初期不易被發現，到了病發晚期則很難治癒，患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體形消瘦、腹瀉乏力、肝脾腫大等症狀，只有靠長期保養才能防止病情加重。專業人士告訴記者，血吸蟲病對漁民身體影響較大，一些中年漁民雖表面看上去身體壯實，但很多患有血吸蟲病，健康狀況不容樂觀。

